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七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

宋臣眞德秀進大學衍義自格物致知行至齊家而止尚未衍治國平天下也我

明丘濬補衍治國平天下之要所衍較眞氏爲尤詳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備規制愼刑憲嚴武備馭夷狄成功化謂眞氏

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所衍之義大而簡臣濬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下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臣謂體用未可分言體中有用用中有體體中所以有用者謂帝王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非止一心一身内事即家國天下種種大事也用中所以有體者謂帝王之治國平天下非爲國與天下計爲吾身内之一體乎國與天下

計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顯諸仁也臣
尤謂眞氏未分誠意正心非大學之精意
丘臣統言治國平天下之要未分治國之
要平天下之要亦非大學之精意臣旣分
誠意正心兩言之矣請分國與天下兩言
之帝王之國卽今之
京師也商頌玄鳥篇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此以邦畿爲四海所自始蓋
高宗之邦畿然也殷武篇曰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此以四方之極本之商邑翼翼蓋
高宗之商邑然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曰王
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
后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皇王烝哉此美文王居豐成功而
同四方武王居鎬建學而服四方皆宜君
也民勞戒同列於板蕩之初曰民亦勞止
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後言中國
者三言京師者一均之乎惠惠在能邇在

無縱詭隨以此爲大諫爲王女也讀雅頌
諸咏可見京師涧天下根本高宗之撥亂
反治在此文武之易商爲周在此後當板
蕩之日欲小康乎四國之民亦不越乎京
師之一惠所以惠之第在無縱詭隨試思
詭隨之在京師何以不惠無縱此詭隨何
以立惠大學之所謂治國卽用此道也丘
臣亦首曰正朝廷正百官矣此正朝廷非
以京師爲朝廷乎此正百官非無縱詭隨

乎臣尤痛哀魏崔虎彪之朝皆詭隨也更

痛哀

皇上更始之後猶然詭隨也況前日之詭隨毒

甚易見今日之詭隨毒伏難知長此不已

皇上之京師不惠莫回日講蕩平

皇上之天下欲復遼平黔淸閩浙靖關蜀似乎

歲逼月蹙難釋

皇上四顧之憂已無縱詭隨之根全在格致誠

正中默思密照是未可以口舌力爭者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曾子傳大學明以告天子言脩身爲本則不獨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爲脩身而言也即言齊家是以齊而脩吾之身言治國是以治而脩吾之身言平天下是以平而脩吾之身必如此言方是古人爲巳之學方是居所之北辰不從家國天下起念故衍帝王治國平天下之義必首舉其要曰

正朝廷正朝廷正君身也朝廷之政總論

方知其要知朝廷之要宜正則所以正之

一在正綱紀之常一在定名分之等一在

公賞罰之施一在謹號令之頒一在廣陳

言之路合之乃所以正朝廷也

總論朝廷之政易言天地曰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守位曰仁理聚人之財必

正訓人之辭以禁民為非曰義此以仁義

生生法天地大德居大寶之位所以為聖

人也書舜典言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此舜之詢闢明達必四周而不倚
於一偏以防壅蔽之爲害也又命九官則
唯禹唯棄唯契唯皐陶唯垂唯益唯伯夷
唯夔唯龍而所熙惟帝載所亮惟天工此
舜之明四目達四聰所以得人之盛天工
可亮也禹謨舜因禹君臣克艱之言信嘉
言之罔伏野賢之無遺則亦以四明四達
爲艱也禹又因益儆戒無虞之言嘆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養在六府三事之治以此
爲艱之實也箕子陳洪範第三疇曰農用
八政以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者
爲政以八政爲農之用此即禹厚生之事
而特重言之欲君之艱念必農也周禮惟
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爲民極此周公爲民極必本之官職不獨
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以冠諸首欲君之
艱念必極也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

佐王治邦國則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雖有六合之歸一治冢宰佐王亦立地官司徒掌邦敎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事均所以佐王使爲民極也禮記言先王愼所以感之者謂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

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此以王道備之謂極四達不悖之謂王道備四達之說明四目達四聰也先王愼所以感之不亦艱乎帝王之正朝廷必以是爲至正矣論語孔子之論道齊以政刑之民免而無恥不若德禮之民有恥且格此政刑大非先王之政刑此德此禮則兼舉先王之四目四聰六府三事八政六典四達而悉該之王道此備民極此立矣朱熹

告君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
人君欲監司得人事之利病所以爲民之
休戚者皆得上聞惟以正朝廷爲先務而
正朝廷之具莫大於用賢才賢才不同任
之亦異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細
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又使各舉所
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疎而賢者
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
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

廣明四目達四聰之意而要歸之稽公論
言所以正朝廷之道莫大於集賢才日惟
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矣蓋此
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興事之
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
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
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
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
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稽則朝廷

是在法天地生生之大德守聖人大寶之
位者先加之意而已
語正綱紀之常則綱紀二字並言始見於
五子之第三歌再見於詩棫樸假樂之篇
玩其辭已見大綱小紀非一人一家之綱
紀實四方之綱紀必不可無道於此使之
亂而不治也綱紀多端人倫爲重一家倫
理不可不正以爲一家之綱紀然後天下
之事綱張目舉觀禮記言聖人作爲父子

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是以
父子首綱紀也漢匡衡言詩之淑女好逑
紀綱之首王敎之端是以夫婦首綱紀也
唐韓愈以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
之病否喻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
察其紀綱之理亂夏殷周之衰傳數十王
而不傾者賴紀綱之存秦之王傳二世而
天下傾者繇紀綱之亡此言已切宋朱熹
告君言綱紀先持於上辯賢否以定上下

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紀綱之
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
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
恭巳於上而照臨之惟至公之道不行於
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
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靡然不知名節
行簡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
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
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巳苟非斷自聖

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勑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又言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綱猶網之有綱無綱綱不能以自張紀猶絲之有紀無紀絲不能以自理故有一家之綱紀尤有一國之綱紀而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宰相兼總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

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
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
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塞私邪
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又言一二近習
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
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
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
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

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

而壞之焉朱熹三言最爲切至以辨賢否
核功罪爲綱紀之振以大公至正之心爲
綱紀之所以振以親賢遠姦明理塞私爲
心術之所以正尤於遠姦中防近習之上
蠱下招陰奪朝柄則
明主欲正綱紀之常舍是奚念焉
語定名分之等則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書說命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

夫師長此見尊之臨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不敢忽也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此尤見名分之在人家嚴於男女之際名所以爲人治之大不可不慎也論語孔子論衛政所宜先必先正名舉名不正之弊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以見名之不可不正此非專爲名爲務實也

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
爲世俗之見分理與分爲一當詹父元咺
是君臣無獄一言待于元咺雖直一語以
君臣無獄合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呂祖謙
曰不名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殺之請
之譖伐虢者詹父有辭也數傳至于襄王
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侯王
嘗謂以此實也春秋左傳虢叔譖其大夫
必有此實然後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

已陷於滔天之惡此論最精可見君臣上
下不可較是非爭曲直也左氏又于虢公
晉侯朝王王皆賜玉五瑴馬三匹謂之非
禮以公與侯禮宜不同不可以禮假人也
呂祖謙言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
公亦思假王之禮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
隧之舉果欲以公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
僭心晉文遽敢爾耶聖人欲上全天子之
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

其上也此此論亦精可見天子守禮不可輕以假人必謹始以防漸也衛仲叔救孫桓子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仲尼此言以器與名爲政守則存假則亡是國家一大㩁緊也司馬光通鑑始于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言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特嚴此書示後世人主以謹微之意也朱熹綱目亦首書此段昭烈爲正統不欲帝魏亦正名意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志玄卒上遣中使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志玄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從之節度使繇

軍士立自此此始司馬光言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此亦光示後世人主以謹禮之意必防其漸也

語公賞罰之施皐陶謨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此以天之命討為政事必欲其勉也商頌殷武四章言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此

以賞刑之僭濫爲戒必欲其敬也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又有八柄之詔馭曰爵馭貴祿馭富予馭幸置馭行生馭福奪馭貧廢馭罪誅馭過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臣之治而誅賞之此言賞罰之柄君本諸天以馭下大臣亦本諸天以輔上不敢怠遑也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春秋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利淫無善則國從之周人有言曰爲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此言人君賞罰
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一已私心也孟
子言用賢去不賢與殺人左右之言未可
聽諸大夫之言未可聽國人之言可聽亦
必察察而見之眞然後大典乃行此言行

賞罰之典既參於衆尤不可不察之於獨
也通鑑紀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密視其
不治之實罪而烹之併以治左右之嘗譽
者其於卽墨大夫也密視其治民之實功
而封之併以治左右之嘗毀者此齊威王
能操賞罰之權不爲左右所惑也紀漢高
祖之斬丁公也以不忠項王赦季布封雍
齒也以數窘辱巳此漢高祖能公賞罰之
柄不從一巳起見也宣帝勵精爲治信賞

必罰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
能以化天下何以此賞及僞增戶口之王
成而趙蓋韓楊並不得其死耶唐太宗謂
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
心盡力以修職業以此馭臣何以讒言而
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
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又有不
公之議耶夫惟朱熹之論曰聖人之心其
本體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欲賞惡刑之

間其所以處之不能無少不同者故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固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也朱熹此言尤推本於聖人之虛平以爲賞罰之主宣帝太宗固不能逮齊威漢高之偶有所合亦未足語於至虛至平也

語謹號令之頒易姤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渙九五曰渙汗其大號此言君之命令如天之風旣欲上下之皆順尤欲如汗之出乎中而浹洽于四體也堯舜布令曰言布天下曰朕命惟允禹湯布令曰文命敷于四海曰朕不食言周公傳王命曰猷告爾多方成王訓有官君子曰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此帝王之出令一於公而不雜以一己之私也詩大雅抑之二章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此以定辰之命告從訏謨遠猷中出是至公也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此言臣不可侵君命君不可自失其命

所以繼天而秉乎公也禮記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此以綸其於
絲綍又其於綸見王言一出之重不可不
如天也漢文帝之詔皆出於眞意非詞臣
下所擬故賈山稱詔以爲山東吏布詔令
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
毋死冀思見德化之成光武之詔莫非手迹
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史以爲務用安靜勤
約之風行於天下唐太宗謂侍臣詔令格

式必欲常定以防多惑此雖常定未必如
漢文之實意德宗行在詔下雖驕將悍卒
莫不揮涕激發此雖深感人心繇陸贄之
代言初弗若光武之手筆宋劉安世之告
哲宗曰善觀人國者先察令之張弛繁簡
惟其憲之既藏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
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
承聽聳動畏服此聖人所以鼓舞萬民之
術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吏不知所守

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繇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于人爲今日慮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范成大解曾

禮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則曰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傳是以聖主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德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劉范二臣之言重責人君之出令必欲謹之又謹然代言之令何如大哉王言

太祖起義兵建國號定中原無一不爲生民痛切更有出于漢文之外者是後代

聖主所宜師法者與
語廣陳言之路書益稷謨舜呼禹使陳昌
言尤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
見舜之求言欲弼違戒面從也孔子稱舜
之大知以好問好察執兩用中孟子稱禹
聞善則拜尤稱舜之大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樂取人善此見舜之取善大知固大大
尤大也書亂征言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

恭邦有常刑此見古昔聖王求益之廣言無微而可略也說命殷高宗相說之後命之朝夕納誨取喻于金之礪濟之舟楫大旱之霖雨惟啓心沃心輔德是望誨尤欲如瞑眩之藥跣足之行方於心德有裨說之復王也以木正從繩后聖從諫望王反求諸已王旨說之言似乎有得于知說尤拜言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欲王不艱于行協于先王成德此殷宗之切于求言相說

之盡言沃心君臣相與以有成可以爲萬
世法也周正大夫𦓐離居之友莫肯用訊
病其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之非併其所以
哀不能言哿能言之隱情亦爲道出以爲
辟言不信者告是於君臣兩有責也板之
三章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桑柔之十章
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此詢不下遺言不
近狃詩人所以追思古聖也左傳紀師曠
責晉之甚衛過也必言天生民而立之君

爲之貳司牧師保有匡有救有補察有失
常諫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國語紀召公責厲
王之監民謗也必以弭爲障以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且曰善爲川者决之使導善爲
民者宣之使言此兩以求言責之君不欲
其陷於過也漢文帝因災異下求言詔此
出誠心每朝止輦受言言不可用置之可
用采之未嘗不稱善特除誹謗妖言之禁

更發策求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四者之闕莫非誠心後世災異
求言臨軒策士豈不踵文帝之美然止沿
襲故事無文帝之誠心也唐高祖求言於
李綱孫伏伽大有嘉悅太宗求言欲聞己
過於劉洎魏徵言無不從更於臣下每奏
假以辭色使之得以盡言無懼有合於賈
山和顏色而受之說然觀後之停婚仆碑
則太宗之受言未必有文帝之誠心也陸

贊欲德宗求言必言哲后興王求諫如不
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
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
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
告善之旌垂戒愼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
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繇是有史爲
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
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
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
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聖賢爲理
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
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
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
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有不必

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嘗試思之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

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
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夫自黎獻而上獲
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
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
鮮矣又曰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
以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
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
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

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行好惡以招諂不
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爲
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
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
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
德贅此疏論曲盡人君聽言納諫之道惜
德宗不能詳繹也宋太祖詔內殿起居百
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

許非時入閤上章不候次對遂爲一代之法君得以近臣臣得以近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於是得以見焉司馬光應哲宗初元之召則曰周易天地交而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近年士大

夫以偷合苟容爲智危言正論爲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
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
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
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凡應知朝
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不
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於其義理精
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
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

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光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知必求人之言以爲已助因人之言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顔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

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典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

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而不至於噬臍無
及之悔矣昔叔向對晉平公大患之問必
以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
言下情不得上通爲患之大夫旣知國家
之患莫大於言路不通則所以廣陳言之
路樹太平之基者決在主心繇人乎哉臣
竊謂廣陳言之路朝廷所宜首念言路廣
則所以正紀綱之常定名分之等公賞罰
之施謹號令之頒者臣得以盡言君得以

周知周知左右心正正心以正朝廷眞探
本之論也丘濬總論朝廷之政統於六典
極賛
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
而設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謂得周
公之心於千載之下足以垂法於萬世臣
尤謂六部之設貴各得其人不得其人六
部亦具員也欲六部之各得其人本亦在
君心正心以正朝廷一言而治本此該已

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八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帝王治平之要正朝廷以正百官則所以任官之道詎可不先知知任官之道則定職官之品頒爵祿之制敬大臣之禮簡侍從之臣重臺諫之任清入仕之路公銓選之法嚴考課之法崇推薦之道戒濫用之

失之十者皆任官之道皆不可不知者

總論任官之道虞書皋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以庶官之人代天工重天宜重此人也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以賢才先責之左右輔弼左右必欲爲上以德爲下及民尤欲難慎之于初和一之於後也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此以私昵妨能惡德妨賢爲戒不及之愼愼之最先也周書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立政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以賢能必欲其全備左右知憂乃所以爲美也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辯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以祿爵不輕畀必屬之任事之臣任事必先論辯此爲難愼也緇衣子曰大臣

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此以小謀大遠言近內圖外爲任臣之大害而圖外之害什常八九遠臣不爲邇臣所蔽而邇臣慎大臣敬所以作忠者上也合古訓而繹之則人君所以代天工未有不任庶官重左右者先言難慎然後言和一所以難慎惟賢惟能不及

私昵惡德所以和一毋以小謀大毋以遠
言近毋以內圖外也合難慎和一謂之知
恤任官之道無餘蘊矣
語定職官之品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
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此舜以天工之欽亮
特命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商書說命曰明
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
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相說以
天之道在生民人君樹承亦以治民之生

順天之道也周官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此以唐虞之百建夏商
之倍建並惟其人不惟其官所以惟人者
即順天治民之人也立太師太傅太保曰
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
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敎敷

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
民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
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

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

太宗即位之初選文學之臣七人俾居内閣專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與之以名而

與之以實夫不予之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自古未有也今通政司倣舜典龍作納言出納惟允遺意宗人府倣堯典親九族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遺意欽天監倣堯典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周禮馮相氏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司天文之變遺意光祿寺倣大官膳夫掌王食飲膳羞遺意太醫院

倣周禮醫師疾醫瘍醫遺意而五軍都督
府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翰林院中書舍
人六科國子監太僕寺禁衛京尹監司府
州縣各從其類皆職官之品倣古而定謂
之惟其人惟以亂民奉若天道可也
語須爵祿之制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
臣一曰爵以馭貴二曰祿以馭富春官內
史以八柄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夏官司

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
食孟子語班爵之制以天子爲主而公侯
伯子男因之爲五等以通於天下以君爲
主而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因之爲六等
以施於國中語班祿之制則天子地方千
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
之外有附庸天子之卿大夫元士受地有
視大國次國小國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
夫大夫上士中士各有倍祿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代耕之祿洪範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孟子言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是
亦旣富好家意也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
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
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
俸十五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
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宋 太祖
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

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
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
外增給五千此三詔者皆旣富方穀意也
體羣臣宜體及此捐俸助工之說所病於
吏不小病吏以病民病民以逆天可無愼
與
語敬大臣之禮周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此於民安之侯必有錫有接以
致敬也虞書帝曰吁臣哉隣哉隣哉臣哉

禹曰俞此言君臣有分有情相須以成治
不過嚴也其君臣相與賡歌藹然一體君
以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發其端尤以股肱
之喜爲元首之起臣以率作興事愼憲屢
省發其端尤以元首之明爲股肱之良元
首之叢脞爲股肱之惰而臣拜而歌君亦
拜而俞俞必以欽此之爲欽非專以責臣
必以自責也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
上因王之歌而作詩以爲戒首章總敘以

發端次章三章四章極言壽考福祿之盛
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則言所以致此
之繇必得賢以自輔馮翼孝德等之鳳凰
雝雝喈喈君子車馬等之梧桐菶菶萋萋
未以遂歌爲言卽臯陶賡歌意也周書召
誥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此言老成之
臣能稽古人之德尤能稽謀自天是冲主
之所不可忽也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此言畢公有元老之德即召公之所謂壽耉聖主之垂拱仰成良有以也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外族外尊事黄耉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此言亦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也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以老成人與典刑爲一故謂之用舊用

即敬也禮記内則凡養老五帝憲老三王乞言此言帝王之憲乞皆所以敬老也中庸論敬大臣曰官盛任使此以不親細事優大臣亦所以敬老也漢賈誼上文帝疏言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

而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此爲時大
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不忘敬也謝枋得曰三代而上
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决於老成人
之言曰任用舊臣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
人惟求舊盤庚所以興殷也曰汝惟商耇
成人周公所以訓康叔也黎老播棄紂所
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平王所以東遷也
高皇大誥三編始於君臣同遊曰昔者人臣得

與君同遊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
嘗忘其政所以政者惟務爲民造福拾君
之失樽君之過補君之闕顯祖宗於地下
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
千萬載不磨
聖祖此言所以感發其臣隱然敬意可與賡歌
遂歌而並徽
聖子神孫宜世有師法云
語簡侍從之臣昔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

正冏命首述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卽言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此穆王所賴於左右前後卽文武小大咸懷忠良旦夕承弼厥辟所謂格其非心非止正其外貌卽忠良之懷罔非正人之正也國語近臣進規進此格非心之規而已宋司馬光言於英宗宜詔

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
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伏望解顏細加
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又於屢言不行
日意内外之臣欺惑沮難必請斷自聖意
使之更直聽政餘暇特賜召對與之從容
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胸臆
所有如陛下更加采擇以決取舍陟黜范
純仁言於神宗不越光意以本朝設侍從
之官自待制諫議以上學士舍人皆是朝

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
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
易命雖只將王制司局便爲己之職事人
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校優游緘默養
望待遷處之不惜習以成風乞降上旨咨責
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奏一一臣詳盡言之
責於侍從之臣欲其盡言論奏所責於王
上待侍從之臣欲其更直召對也漢有出
入禁闥之官而東方朔司馬相如諸臣應

之以俳優詞賦唐有晨趨夕宿之官而李
白張洎諸臣應之以詩詞樂歌是不能論
思之過也宋有王駿杜衍之清楊億陳彭
年之敏何如司馬光之不拜樞副范仲淹
之獻納四論歐陽脩之論朋黨蘇軾之諫
買燈斯知論思之道者

今代翰林院定制學士二秩五品講讀學士各
一從五品侍講侍讀修撰編修簡討並史
官俱屬翰林院五經博士侍書待詔亦

有屬後内閣三殿大學士此簡而入一殽周之内史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一祖唐之翰林分掌誥勅筆代王言一祖宋之翰林兼備顧問資獻納侍講始於漢明帝侍讀始於唐玄宗修撰始於唐編修簡討始於宋專以修史爲職五經博士始於漢武帝典籍王藏書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飯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爲居止禮至渥也每遇開科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亦

爲儲輔之資中書舍人始於唐前代與翰
林學士分掌制誥今則專以書寫爲職而
已論代王言不以才藻之艷麗言辭之捷
給爲工也必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
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乃無玷於正學論修
國史不以才學識之兼長如劉知幾所云
明道智文之俱具如曾鞏所稱而已也必
如元揭徯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
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

該足以爲一代之良史論三年館選不取
辭之鉤棘意之詭異更禁囑託賄賂之卑
汚也必通經學古明體適用鄉評與兩月
官評相符如一者乃得與選苟無其人寧
闕以俟此儲輔之地以人事君莫先於此
胡可濫也

語重臺諫之任須知臺官諫官之所以分
臺官謂之御史周禮掌邦國都鄙之治令
以贊冢宰戰國時職記事秦漢司糾察漢

有御史府蘭臺寺隋唐有御史臺漢之御史大夫尤尊今都察院左都右都副都僉都即其官也今十三道御史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御史書道不繫於都察院故御史大夫不法御史得以彈之宜肅至忠有言事不相關白之對也睿宗保衛御史故楊孚彈糾權貴比之鷹搏狡兎不令權貴得以反噬肅宗在靈武見李勉劾武臣嶇輿大將喧笑嘆曰

吾有李勉朝廷始尊穆宗時有溫造劾節度使李佑進馬佑乃驚曰膽落溫御史此見御史之重重於尊朝廷也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見御史之重重於章疏也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

御史府得以糾彈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曾鞏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任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此見御史之有章疏必上足規王下足憚臣尨必君子無病小人無幸而後

爲無媿言責也諫官始於周之保氏掌諫王惡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置諫大夫光武有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閤宋置諫院唐置左右補闕拾遺宋改爲司諫正言秦始制給事中漢唐宋因之主封駁今分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繇有所違失抵牾更紊亂皆得封駁凡朝政得失百官賢佞皆許聯署以聞

此科與道均有言責也若如唐貞觀之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奏是諫官可救君相之過於將然不待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諫之也若如李絳之對憲宗謂諫官上達十纔一二雖開導獎勵尚恐不至安得譴訶之使直士杜口是非但以破憸人之謀亦使其君知諫臣之難也歐陽修論諫官之重得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司馬光論諫官之重爲朝政之

得失四海之利病所萃豈非欲上之慎擇
哉擇言事官必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
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此又光
之所謂慎擇也合論臺諫得以風聞言事
自武后始宋人遂按爲故事不察有無虛
實一聞人言卽形之奏牘寘于憲典莫須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哉
祖宗著爲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須要指陳實
跡不許虛文泛言蓋恐言事者假此以報

復私讎中傷善類耳蔡襄之告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若如邪人撓正之說曰某好名某好進某彰君過大蔽天聰不可不察者蘇軾之告神宗曰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朝廷紀綱孰大於臺諫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呂祖謙述蕭望之上疏以出諫官補郡守爲

憂其末而忘其本慮朝無諍臣則不知過
也此三言者一欲用諫不惑邪說一欲重
紀綱必重言官一欲重本不輕外遷皆所
以爲人主規也
語淸入仕之路追惟周禮大司徒以鄕三
物敎萬物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鄕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
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鄕老及鄕大夫

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本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必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所以教即德行藝三物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以司馬所辨論必屬之進士進士以大樂正所論之造士爲王造士有二有縣鄉學而進名爲選士者有縣國學而進名爲俊士者鄉學所進則大司徒用之爲鄉遂吏國學所進則大樂正進之大司馬仕進有鄉國二道其重進士則一也漢高帝降詔求賢以輕士嫚罵而賢不

可得孝文詔舉賢良極諫者孝武初遂有
董仲舒之對策對欲列侯郡守歲貢二人
且以觀其能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又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
次續食令與計偕又詔進賢受上賞蔽賢
蒙顯戮又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
策孝宣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此因災異舉士之始詔遣大中大夫循行
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

士之始光武詔三公歲舉茂才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是爲明經之始順帝時行左雄限年四十以上試經學章奏之法是爲限年之始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隋始置進士科行周大司馬之法遂爲後世進士科之始然周之進士必德行藝之賢能漢猶有周之遺意隋專試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世風所以日降也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繇學館者曰

生徒繇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武后策問貢士於雒陽殿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武后所策無論德行併經術義理所不知也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爲盛太平典國九

年進士始分三甲錫宴瓊林苑太宗曰博
求俊彥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
爲致治之具仁宗張方平知貢舉欲裁新
奇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澆薄英宗詔禮部
三歲一貢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
自是遂以爲常神宗時行王安石議始罷
諸科分經義詩賦以取士自是遂以爲常
神宗時行王安石議始罷諸科分經義詩
賦以取士自是遂以爲常熙寧三年親試

進士始專以策定限千字不用詩賦後亦遂以爲常而蘇軾閱策深病阿諛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欲易風俗正人心理宗御筆諭知貢舉杜範欲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取深純詞章取典則所以救氣化於浮薄也惟朱熹貢舉私議推本古學較選舉之法以德行道藝爲主士有定志而無他慕今經史不能盡通宜分年試義經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策則諸子諸史

時務以次分年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
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
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
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此議雖未
上聞天下莫不傳誦我
太祖開國之初卽詔天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
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
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
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

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俾中外文臣皆繇科
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
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雖不盡用朱子分
年之義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
主于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
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
論策試之實得朱氏之意科舉外惟有歲
貢監生吏員三途以爲常選他如經明行
修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童子之

類皆與廢不常惟任子之法三品以上子孫例許入監當世所重在進士得名臣以為

國用亦惟進士為多論本

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雒關閩之說宜為士者專心於此幼學壯行名世遠過漢唐近廼有大謬不然者塲中多弊錢神有靈督學儆之賄賂公行其士習之日下讀書之日惰更堪悲涕欲求得人于

今日非
聖主灼見而痛懲之則入仕之途先巳不清其
何以望仕途之清得如古名臣者緩急有
濟哉竊謂清之之源必自學較始必自考
官始考官必自督學始
語公銓選之法虞書禹曰敷奏以言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此以言功為用人之法禮
記所謂言揚事舉也皐陶曰翕受敷施九
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

以九德用人特出言功之外而六德三德兼收不必皆九則亦恕也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官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此周

之三官用人之詳不越虞廷賢能兼收意
也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
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
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
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御官選曹之制始
於成帝選舉屬三曹之制始於東漢時未
有資格之拘也資格之行始於北魏崔亮
不問賢愚專以日月爲斷薛淑駁之以爲
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惜魏弗聽

失人遂自亮始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其擇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而已又制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張九齡言於玄宗欲重守令使人不得偏重内宇文融密請禁中決定不信用有司吳兢駁之以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循資格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其卒也乃爲蕭嵩所罷而玄宗之不得人如故則

不以德爲雋諸法俱非耳沈旣濟言於德宗以近世四太之失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不如古之三科曰德才勞而安行徐言非德空文善書非才累資積考非勞欲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陸贄言於德宗本前代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欲委任長官謹簡僚屬宰臣敘進必憑此簡人主擇輔臣亦擇

以此進不失倫選不失類是銓選之所宜
酌議者宋制有五等四選太祖於常選中
不時拔擢最得操縱之法亦用唐身言書
判熈寧四年始定銓試之制試斷案試律
義試經義又用人保舉歲試止於二月八
月元豐定制銓注之法悉歸銓部尚書侍
郎各選各有左選右選蘇軾言用人之大
弊在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
者一人去者一人伺者又一人貪吏常多

而不可禁又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不
可開驟進之門使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欲
以法存大綱出入變化將付之人胡寅言
欲賢能皆爲吾用當舉古人取士之制或
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
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是亦銓選之
所宜酌議者我
朝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于兵部銓試之法大
略似宋而文臣之弊人多缺少有老死而

不得一官者吏員固然監生尤甚疏通豈
遂無法疏通監生吏員二途猶其小者也
最大而尤宜加意者在進士舉人二途
祖宗立法之善未嘗不用資格而亦不純用雖
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司銓者本之
以公明得人爲
國家用豈非大忠顧丘臣告
敬皇已多感慨况踰百年而至今日銓弊尤甚
諸弊姑無論第論選郎開賄賂之門以政

府科道之賄托爲口實此弊不清清廉有
用眞才何繇匡時是不可不嚴爲釐正者
語嚴考課之法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庶績咸熈此萬世考課之祖歷三考
而其人不變則可以陟而用之聖人立法
緩而詳詳而盡可爲世法也周官六年五
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周禮太宰歲
終有歲會詔王廢置三載大計吏治乃行

誅賞小司徒小司寇歲終亦考屬此廣舜之考績而行之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因時損益亦可為世法也漢考課法散見各傳各課治最董仲舒議欲積日累久以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意胡不先以德功詔耶宣帝綜核名寔特命御史考殿最而王成猶以偽增戸口受賞人偽之難防蓋若此東漢三公歲盡奏殿最行賞罰失於太驟又權歸刺舉之吏朱浮因有議尚

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晉武帝用杜預課黜陟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六年而後黜陟之明著奏牘以上聞無塘訪風聞之弊唐百司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善與最相為乘除善詳最略宋初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後改為一年一考且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院則失之重復胡寅論後世三不及古一取士程詞章不及古鄉舉里選用一人非所長不及古因人任職一任

官轉易無方不及古久居不徙司馬光告
神宗以今臣之才非唐虞八人之比乃使
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安望
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勤恪者解體姦邪者
爭遠失在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欲不
求之毀譽考之功狀本之爭至公至明一
如唐虞之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
成遠此言當時未及行後可采而用者今
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凡有三等一

曰稱職二曰平常三曰不稱然後達于吏
部吏部定其殿最聞于
朝廷皆以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
黜陟之典是即有虞之制也其以御史考
核卽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卽
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卽
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兼各代
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之意豈非萬世之
良法與以考課佐銓選考功與文選並重

奉　旨之後山岳不移丘臣之世尚無他
議也近乃有以都察院協理考察不爭於
冢宰議察之時而爭於奉　旨察處之後
遂開翻察之端都察院之名以是衆推而
察典大壞於北又有甚于此者以南冢宰
身司察典不爭於考功議察之時而爭於
奉　旨察處之後更開翻察之端南冢宰
之名以是衆推而察典大壞於南大壞之
後每察滋翻貪横罔畏肘掣襟提吏部目

輕更弦易轍所亟望於今日

聖主云

語崇推薦之道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喻保泰必君子進君子必以其類也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此成王以唐虞之推讓望之諸臣而尤以舉必得人唯恐失人重有責也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此以舉賢能責有司尤以用賢能責人主也有與左傳並稱者曰祁奚爲大夫請老晉君問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又問孰可以爲國尉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讐内舉不避親戚可

謂至公矣左傳又言解狐與荆伯柳爲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柳爲守此以祁奚解狐之公舉不避望人臣之效忠舉人當如是也孔子告仲弓爲宰必舉賢才及慮焉知則告以舉爾所知以所不知俟之人孟子以無實之言謂之不祥卽以蔽賢不舉爲不

祥之實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此見舉所知而不蔽

即以人事君之上臣所當法也漢武帝下詔責執事薦賢以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鼓之激之魏明帝時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必欲讓能一官缺擇衆官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率爲名臣或美天下桃李悉在

公門則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張說始知

進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説卒上思
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崔祐甫
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德宗詰渉親
故則曰臣爲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
平生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五代周
世宗令大臣舉令錄除官之日仍著舉者
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宋初責令舉
薦又令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
首原其罪眞宗責令年終無舉當行責罰

又欲舉官自代司馬光言於哲宗欲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每歲欲舉三人又言於英宗欲無修故事飾虛名必置簿禁中編所

舉姓名副本降付所司遇缺擬闕親爲點
定蘇洵言舉其廉必有其事知其廉舉其
能必有其事知其能是皆有可舉之實不
爲空言蘇軾議職事察屬郡郡縣各察其
屬必分貪廉寬猛必重罰贓吏必於所舉
不稱職者舉主連坐胡寅議連坐之法似
美而實弊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眞賢以
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立法保
任苟給策之下也諸議皆可爲推薦采擇

之助而胡寅專責之君欲典學明道識授一相允推本至論

洪武六年令欲天下長于藝者皆在選列十三年令天下朝覲各舉所知一人十九年令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二十九年令兼舉文武及通書廉吏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丘臣欲令舉主於初舉之時明具保任連坐之狀若其所舉之人有不如所舉許其於事情未露之前具實發覺之

則原其繆舉之罰如此則舉人者有所恃而敢於薦揚受舉者有所畏而不敢改節矣此論公平似可採用反本在君則又不可不先者

語戒濫用之失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來奪伐是欲用人者使之各止其所也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大傳以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危之是欲人臣量

而後進更以愼擇望之君也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詩曹風候人有三百赤芾不稱其服之譏是以小國而多私昵惡德尤當痛念也論語孔子之告哀公民所以服以舉直錯諸枉民所以不服以舉枉錯諸直此以諸錯繫一舉欲人君之先愼一舉也漢文帝一聞張釋之喋喋利口言卽不拜嗇夫且超用釋之可謂善善而能用惡惡而能去者何

以夢信鄧通大爲盛德之累耶武帝爲方
士欒大所罔及言不驗立爲之戮豈曰不
斷何以欲侯寵姬而將李廣利輕使立功
不顧高帝之約耶光武信符讖以用人非
可令後世見順帝聽中官以養子襲爵宜
張綱有愛民重器之規靈帝官及僞孝詭
文諸人賣鬻公行宜蔡邕有搜選令德之
諫晉惠帝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
宜傅咸興樂國有禍之譏唐高祖授舞胡

以散騎李綱切諫太宗授樂工以官爵馬周有規袁楚客辛替否於中宗之濫官匪人各有疏諫代宗寵宦官魚朝恩遂至判國子監無疏諫者柳澤見同宋璟於睿宗之收敘斜封官必以政令不一爲言肅宗濫假名器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𢷬脫之諺劉子玄所以有言玄宗輕視宰相張守珪纔破契丹即欲拜相張九齡所以言而止之宋太祖重惜名器既不輕畀曹彬以

使相又不濫官伶人第令於樂部遷轉後
仁宗師之伎術官無得佩魚高宗師之從
王居正封還醫官詔宋朝流品之別如此
此一代人材所以激厲軒昂多立名節得
重士之報也今日之濫用至宦官得以子
封伯封侯封公蔭世襲官及弟及姪更至
無葬媢瑞虎彪義子乾孫一歲數遷惟其
所爲誰司天官忍令若是若如交結近侍
之居閣輔夫非濫用閣輔乎交結近侍之

爲冡宰交結近侍之掌文選夫非濫用吏部乎閣輔且可濫用閣輔而下何所弗濫吏部且可濫用吏部而外何所弗濫若欲戒今日之濫用第如今日之薦舉以多薦多舉爲憑不超出俗見於淸恬無營高賢卓識者尊之禮之委之倚之則今日諸濫萬不可回濫用莫同欲皆實心任事扶顚持危必不得之數也是在

聖天子自爲社稷計而已臣竊謂戒濫用之失

豈戒之在閣輔戒之在銓臣戒之首在
主上有此一戒然後定職官之品須爵祿之制
可得而言清入仕之路公銓選之法嚴考
課之法崇推薦之道可得而言不濫用大
臣乃可言敬大臣之禮不濫用侍從乃可
言簡侍從之臣不濫用臺諫乃可言重臺
諫之任則戒濫用之失乃知所以任官之
道知任官之道乃所以正百官正百官不
本之正

朝廷則百官何以正正
朝廷不本之正心則
朝廷何以正正心一言政央乃命
朝廷已也正百官此本已

大學續衍精義補要覽卷之九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帝王治平之要必固邦本邦本民也固本有道總論方知既總論固本之道則所以蕃民之生制民之產重民之事寛民之力愍民之窮䘏民之患除民之害擇民之長分民之牧詢民之瘼之十者皆從固本之

道中周爲之念莫非所以重民也

總論固本之道易泰之象曰地天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益之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此視民之重不薄不損必左右之所以左右則財成以制天地之過輔相以補天地之不及非苟爲治具而已即此乃謂之厚下厚下所以安吾宅以剝之心保泰泰之所以保

也即此謂之損上益下所以來無疆之說
以益之心保泰泰之所以保也書舜告禹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
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
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五子之歌其一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爲邦本本固
邦寧又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

敬此見民爲邦本后之守邦全藉乎民民之可畏不在乎衆在乎一愚之能勝勝予不在乎明在乎不見不見不止一失三失悉伏故既曰敬修可願不欲生心害政郎此是不見之圖是朽索之凛是近民之本是四海之所以不困窮是兆民之所以莊而臨蒞有位之天祿所以愼享也左傳師曠論衛人出其君必先責君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
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陳滑對懷公必
重其民曰國之興也以福亡也以禍福也
視民如傷禍也以民為土芥孟子論桀紂
之失天下繇失民心湯武之得天下繇得
民心得民心之道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論民之歸仁等之就下之水走壙之獸而

我爲淵彼爲獺又有以敺乎我爲叢彼爲鸇又有以敺乎則桀紂湯武之所繇分分於仁不仁仁之所以異於不仁與聚勿施非一政一事之惠已也又言得乎丘民遂爲天子與得乎天子止爲諸侯得乎諸侯止爲大夫者異則天子之權繫乎丘民之得而丘民之得非仁以結其心道奚繇焉晁錯言於漢文帝以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不能有其民民可得而有必務民于農桑

薄賦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魯恭言于和帝以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馬周言于唐太宗以恩結人心國本可固無恩於人國本不固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陳子昂言于宋曰天下有危機禍亂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

死則天下亂矣此四臣之言與易書春秋
孟子之言互相發明固本之道不越乎君
心之仁也
語蕃民之生必覈戶口周禮大司徒掌建
邦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之九州地域廣輪之
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
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又以保

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司寇獻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貳之以贊王治此周家必知民數以驗官政又必知地域以驗民居識民性皆所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既蕃戶口必增使之蕃息則

有保養之六道書板正本登天府副本三
官掌之以制國用以贊王治非拜受一虛
禮巳也漢詔女子過時不嫁者罪懷姙者
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貧民欲徙寬大地
者聽北齊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於幽州
寬鄉皆古意也論戶口之數西漢戶一千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五千九百五
十九萬四千有奇東漢戶一千六百七萬
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隋方盛時戶八百

九十餘萬亂後十存不能一二胡寅不咎楊玄感李密而咎獨孤后唐天寶之耗人户纔比於隋氏胡寅不罪安祿山史思明而罪楊太眞李林甫憲宗元和時户僅二百四十七萬十失其入胡寅又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鎛之聚歛焉嗚呼私意行於宮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是可畏在禁近也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

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杜佑曰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大然故灾沴不生悖亂不起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盗漸興傾覆不悟此二說者見民數之多寡可以知國之強弱非獨可知疆弱也盛衰之故治亂安危之兆皆於此

乎見之是以人君於拜受閲稽之時必較

今日之民於前世多與求所以致多之繇

兢兢焉蓋思所以保養之寡與求所以致

寡之故汲汲焉蓋求所以改革之如此則

危可安亂可治衰可盛矣丘臣言此欲君

之求治於民數也 臣猶謂今日户口多詭

而不寔詭在富户之多有脫漏士紳之巧

計優免詭漏詭免所害於貧民不小其逃

亡死絶在報冊十年之後者苦賍苦累盡

在里遷不忍描狀其真死真絶如貴州四
川兗歸徐沛保河漳泉與福疫兵交受之
後遼東之受禍於兵總大駭異儻當壬造
癸解之日接癸酉之新冊以對癸亥之舊
冊其多寡之懸絶甚有不堪言者可無痛
與若乃臣鄉江右之民寓於荆湖年遠立
戶此自不容姦匿而客戶既當差徭家鄉
祖戶仍不能開豁者累亦不少況　楚藩
贍田議及田少之江右無田以應議租以

克乎將江藩諸宗之贍號誰省助乎此又

臣鄉江右之苦不容不以

上聞者議蕃民生於今日保養改革兩念苟不

猛爲商求恐撫后虐讐之說未可兒戲相

視也

語制民之產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

分八宅鑿井於中此井田之始堯遭洪水

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别九州舜念民饑

命棄播時百穀此百穀具舉之始周禮太

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
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利四曰
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
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
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
事此九職者人人有以為生不遊手以務
外不左道以惑衆不群聚以刼掠民安則
國安繇不失此職也大司徒須稼穡樹藝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遂人辯土之上中下

以頒不越此職孟子告齊梁行王政樹桑
以供帛牸畜以供肉勿奪田時以免數口
之饑謂之制民恒產使有恒心教滕君臣
以行井地仁政必自經界始無若暴君汚
吏之慢而不正猶以大畧中之潤澤望之
君與臣前漢食貨志所述聖王量能授事
四民陳力受職不越此職也秦用商鞅井
田開阡陌朱熹以爲開除之開苟且之政
所病于民者不小董仲舒言於漢武帝欲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時未之行師丹言于孝哀請建限田孔光何武議限田三十頃時亦未行李安世言于北魏欲均田則男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田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若如漢宣地節一詔漢元初元一詔其宮館園池及郡國公田咸假之以振業貧民俾其種食勿取租賦此念貧民意可爲世師又

如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民
種杭稻真宗取福建占城稻散諸民間此
念民及穀種意亦可爲世師林勲上政本
書曰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
十畝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
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隷農以耕田之羡
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朱熹呂祖
謙並稱許之丘臣疑取民過重非所宜行
莫若聽民自便之爲得必欲創爲之制則

因已然之俗立未然之限不咎既往惟限將來斷以一年爲始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五十畝以丁配田定差役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不許再買丁少田多者許鬻賣如額而止仕宦以官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此名配丁田法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丘臣此

議或亦朱熹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
先王之意乎潤澤之妙存乎其人有治人
無治法此類是也儻於聽民自便中時行
勸農之政俾無曠土無游民廣倉儲開賑
貸教節儉禁漁獵或亦王政之遺乎若論
田間水利虞書已言決九川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矣周禮遂人掌邦野夫間有遂十
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必
因水勢匠人畎微廣遂廣於畎溝廣於遂

洫廣於溝澮廣於洫專達於川各爲之防
以止水必因地勢疆界此正旱潦此備禹
所盡力惟此稷所有相亦惟此此溝洫之
制與井田並行永爲民利者井田廢溝洫
與之俱廢尚賴有興修水利者叓起引漳
水以溉鄴而民歌稻粱李冰壅河水以灌
蜀而野稱陸海鄭國開涇水渠而關中無
凶年召信臣造鉗盧陂而南陽歌召父宋
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力

言鑿空尋訪水利所謂郎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興訟無已召怨必多不知朝廷本無事何苦欲行此哉丘臣主軾此議特就兩無利害及利少害多者言耳若利害關切有不容不濬之水利如東南大患在蘇松水漲江水亦漲將江西湖廣江南江北夏秋俱在水中可無東南念與西北大患在黃淮合流河水淤高徐州城廢海口可涉天津口淤南來諸水與北來諸水

俱漲新安安州雄縣諸處秋冬俱在水中
可無西北念與治之之槪在消水患於未
然治水患於已然救水患於在溺所治之
人必專委任以責成功集人力以完工程
所治之法必量緩急以處工費計蓄洩以
覈實功周墾灌以盡地利合南北以籌利
害又如范仲淹所謂時時點簡精神俱到
庶幾利民利國無諸害乎主之在
聖主非可輕任一見偏主一說已也

語重民之事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此舜之念農在食足食欲時見農時不可違也又咨四岳首命棄后稷念黎民阻饑播時百穀此舜之念民饑播百穀播必先時穀必百周也周公陳無逸于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此周公欲王無逸必先知稼穡爲小人所依備知艱難即文王之以田功爲康功也

周頌臣工一詩成王所以戒農官惟欲其

儆儆必咨茹成法不失農時必飭農事皆

成法也敬無逸也噫嘻一詩後王又本成

王之釐成者而重申飭之地無遺利人無

遺力亦敬率也敬率無逸也周禮遂師五

官分職巡稼穡簡稼器趣耕耨辯種類合

耦相助移用相救行其秩敘懸其法式又

於三歲大比興賢能行賞罰急農事也禮

記月令孟春季春孟夏天子躬耕籍田三

推以帥王后躬桑躬蠶成服以祀祭義詳
敬之至祭統猶言天子非莫耕王后非莫
蠶必躬必親非獨重神明也亦將以其身
爲天下農夫蠶婦之帥先將田里無不耕
之夫室家無不織之女家給人足盜息訟
簡民所以爲生者益固國所以藏富者益
厚矣張栻以爲王業之根本於是乎在帝
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非虛語也國
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

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

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

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

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農祥晨正土

脉乃發太史以告王敬籍耕禮祥事周唯

農是務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

二帝減租之詔歲下武帝雖窮奢好武舟

車有算田租無加所惘惟農也鼂錯言于

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
論所以開貴五穀而賤金玉論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景帝
一詔猶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
害則寒之原也此以饑寒之本原係農事
女紅之傷害農事女紅之傷害係雕鏤纂
組之太侈是在漢時猶有此病況相沿至
今傷害更不堪言耕籍親蠶舉亦虛文善

乎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
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
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
召之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
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果若柳氏之說
則後之勸農反以病農曷若不設勸農之
官實布憫農之惠禁游惰省繇役恤水旱
預儲賑斯眞知小人之依得無逸之心傳

矣自非

聖王萬難重此

語寛民之力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見聖人說民如天地之施所以爲大却從節欲之心爲之限制無所傷害也詩靈臺之首章咏文王之爲臺非專以適已勿亟子來此節此說也周禮小司徒因田高下

定役多寡役毋過家一人非田獵與追胥不並行鄉大夫旅師均人稽版籍辯事力寛近民以勞遠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新甿之治則無征役凶札之歲則無力政此節此説也春秋於魯僖之作泮宮復閟宮則不書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也左傳沈尹戌於楚人之城州來料其必敗更言用民力必先有所撫節用於內樹德於外所以撫也孔子於

季孫之欲以田賦旣不對冉有之訪又私
言君子之行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所謂禮也禮王制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又使民任老者事食壯者食老
疾喪徒皆不從政厚之至也孔子荅子貢
觀蜡之問以弓喻民曰張而不弛文武弗
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此仁義並用也孔子論治千乗之國使
民以時閔子騫不取魯人之爲長府則曰

仍舊貫如之何顏回不喜東野畢之善御
謂其馬將必佚魯定公詰之則曰舜巧於
使民繇不窮民力是以無佚民造父巧於
使馬繇不窮馬力是謂無佚馬再問則曰
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漢去
古未遠高祖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即古保胎息遺意宣帝地節四年詔有大
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

其子道即推廣王制親喪不從政之意以此
愛養元元宜國祚之特長也王安石能言
改作勞民傷財至于爲相乃變祖宗之法
變差役爲顧役則亦寬民力之一端又爲
司馬所盡變宜宋祚之日促也今日專行
顧役之法令田糧丁銀一條鞭而徵收之
縱有凶荒額徵莫減民力曷求一寬至國
家有大典作用民之力以銀易之則又十
不獲一民苦無告征調危急家有老親亦

不能求寬於急需之內民生今日易之所

謂兌節自非

聖王誰能及此

語愍民之窮書帝舜然禹克艱之言以不

虐無告不廢困窮歸德於堯周公告成王

以文王無逸之實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

與堯同心也詩哿富人哀煢獨非聖人無

此哀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

曰振窮非聖人無此振也禮運大道之行

天下爲公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王
制孤獨鰥寡四民無告者皆有常餼月令
孟春掩骼埋胔孟子言文王發政施仁必
先四民是乃所以補助天之所不逮非聖
人無此心也漢文帝詔賑貸宣帝詔加賜
章帝詔廩給均惠此無告之天民且無所
感觸詔須自上魏晉以來因他事下詔而
附列於條款之中大異漢時矣唐太宗貞
觀元年詔給年八十以上窮民米崇寧元

年詔諸路置安濟坊三年置漏澤園收暴

露遺骸紹興二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淳

祐七年創慈幼局收養遺棄小兒官爲乳

視是又廣漢遺意而行之者

聖祖開基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官爲贍

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

小口給三分之二尋改爲養濟院屢詔存

恤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又慮天

下貧民多以水火瘞下禮部議所在官司

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可謂仁之至義之
盡矣良法美意今多廢弛有養銀米反爲
富室射利之資甚且紙上姓名顧倩應點
什六乾没則孤老頭與吏書共之牢不可
破貧未必養養未必貧可爲痛恨丘臣念
京邑四方之極恐貽外夷之譏乞
賜諭榜責巡城御史兵馬司官有匍匐悲號
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此欲化行自近
今近畿貧民多失養濟何以責之藩省郡

邑竊謂諸臣心思未必能一一周到顧
聖王先之
語恤民之患是以水旱為民之大患欲人
君恤之也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此雖槩言事天下之事而事農事有
農備無農患者即此而見也詩雲漢八章
周宣王憂民之旱切責于己望天之救豈
不迫切然語有備于旱日似乎無及周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日散利

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
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
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此十二荒政所以備荒而散利猶居其首
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
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
計其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之三者
未荒預有以待之將荒先有以計之既荒
又有以救之周初備荒可謂周到而司救

以王命施惠于民病日則亦一備也春秋襄公大饑必書傷無備也穀梁赤曰大侵之禮君食不兼食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即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大札大喪則不舉玉藻所謂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憂荒之一節耳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

日皐以樂此以耕出於民食聚於國方有一通有備惟此爲豫若如孟子之告鄒穆公凶年饑歲君之民轉溝壑散四方君之倉廪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謂之上慢殘下反此而行仁政豈獨以典發補助爲仁哉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廪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廪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

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是知國
計之極也此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所言有
備方悉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
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耿壽昌常平
法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隋
長孫平奏令民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輸之
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唐劉晏使有司
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豐則貴糴歉則
賤糶宋仁宗遇災則變服損膳哀矜形于

詔凡所賑恤鑿鑿皆有實政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活河朔五十萬人募爲兵者萬計趙抃知越州民未饑時爲書詳問屬縣被灾之所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曾鞏救灾議謂饑民日給粟二升不足爲百姓遠慮莫若賜之以錢貸之以粟使得復業以爲生計朱熹社倉法請于府得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

八字曰刲禾者斬閉糴者配呂祖謙統論
荒政曰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
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
民移粟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臣參
藩漳南道日念救荒所繫民患最亟因合
諸議纂荒政亟需一書十四議首議哀矜
恤諸失救不待荒至次議敎導化諸頑惰
或可無荒三議祈禱誠心感召荒或倏回
四議停獨至仁廣布荒可亟救五議斂發

素歛乍發兩宜周悉六議賑濟賑貸賑糶
兩難偏持七議操縱應禁應弛未可混施
八議權宜權卽是經未可膠固九議勸諭
富室貧戶兩善相濟十議招撫逃亡流移
均念如天十一議治水荒歲此治不荒亦
此治十二議弭盜荒歲此弭不荒亦此弭
十三議捕蝗無雨捕艱有雨捕釋十四議
休養荒時救苦荒後養艱之十四議竊謂
王道始終樽節愛養栽成輔相總不越此

尤念今日守令數易歲時疊更千慮百思

觸此立長倒懸胥溺得此立甦且朞月沉

痾非此曷救三年積艾非此曷求特名亟

需爲良守令望也更虞守令多有不良故

於序文專責之上卽引丘臣之言曰守令

救荒小且狹君相救荒大且遠守令所救

者但能使荒不爲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

荒至於無夫荒而至於無非曰救荒也銷

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臣又借爲

之說曰不能銷荒則亟思救荒不能銷不
能救則無爲釀荒銷荒之化神釀荒之罪
大臣所謂釀荒蓋專責之撫按懼其舉劾
不當也其實有撫按之釀荒亦有君相之
釀荒今日
聖天子念此恤此更切更亟臣此書板存福建
漳州府未卜可塵
聖覽廣布天下否
語除民之害是以河水爲民之大害欲人

君除之也書禹貢濬河惟兗州九河旣道
呂祖謙言此旣爲九河以分水勢不與水
爭利禹之智也孟子述堯時之洪水橫流
㝠舉一舜舜使禹治疏九河瀹濟漯而注
諸海决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又言禹思
天下有溺者由巳溺之是以八年于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如是其急朱熹言此禹之
身任其職故以爲巳責而救之急也禹導
河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

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遷史河渠
書述河最詳西漢治河之策或築隄以塞
之如孝文之塞酸棗決孝武之塞瓠子決
或開渠以疏之如孝武之分屯氏或作竹
落而下以石如王延世行之成帝時或聽
其自決以殺其勢如李尋言于成帝或欲
徙民居放河入海則賈讓以爲上策或欲
穿水門以殺水勢則賈讓以爲中策或繕
完故隄增卑倍薄則賈讓以爲勞費無已

數逄其害最爲下策此三策言之哀帝莫知所從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加關平之言於平帝或欲尋九河故道如韓牧之言于平帝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欲詳加考驗豫見計定時亦未詳東漢至唐河不爲害宋多南决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决隨塞瀕河之民苦之仁宗行李仲昌議修六塔

河反害大名民死者數萬神宗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淮僅受河之少半耳南渡時東南入于淮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元屢河患賈魯有疏濬塞三法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溝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柔能狎水

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余闕又言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尚文曰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丘臣曰中國之水非一而黄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於中國也視諸水

為甚焉自張騫使西域後說者咸謂河出
崑崙至元世祖始命臣西窮河源於吐蕃
星宿海行二十日方至崑崙又行二十餘
日方入中國而積石河州蘭州朔方上郡
東勝龍門潼關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
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
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績故虎牢迤東
距海卩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江河淮濟禮
名以瀆瀆者獨也獨入于海也今以一淮

受黄河之全合二瀆爲一而清口又合泖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是以一淮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繇濟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劉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關係不小欲因朱熹殺低下

水之言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

以爲可行先就汴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

水勢然後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使河身

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于

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陸下有所納不至

於東隘而河之委易達于海所開之河偶

值民居偶損民業則官有償不重斂怨又

曰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

在當時雖或可行今日未必皆便元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或築塞或開通或遷避或給償時有可採暫得蘇息則有之欲保百年無害則未必然此言于弘治之日則然今踰百餘年泇河開後議又不同徐州潰後議又互異總之憂河憂漕憂

陵三憂兼照力且不暇任徐州之化爲魚鼈任蕭宿睢之田廬盡沒付之無可誰何則亦

惟總河一臣勞心焦思酌於利多害少不
勞民不傷財不病漕不妨
陵孰爲暫支目前孰爲可垂永久孰爲急圖孰
爲緩俟斬於利民利國如是而已若夫修
德上格河無泛濫雨暘時若人無煩勞則
在
今日聖明之潛通非河臣所能經畫者
語擇民之長則里胥縣令郡守監司並民
之長不可無擇也擇里胥則如周禮内有

六鄉之法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
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
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師有老
有大夫外有六遂之法五家爲鄰鄰有長
五鄰爲里里有宰四里爲酇酇有長五酇
爲鄙鄙有師五鄙爲縣縣有正五縣爲遂
遂有人有長有大夫漢之亭長三老嗇夫
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皆此任也
我

朝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爲一里十戶爲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社長保長十年一更定又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爲老人凡民間有互溷田土鬬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置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其在京縣也月朔京尹引赴

御前聽宣諭其制視古爲詳周而盡親而比事
體歸一氣類聯落
聖祖又製爲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使之人人儆
省世世遵守一編之中良法美意與周禮
鄉遂之法殆相符合其爲天下萬世計也
深且遠矣唐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後有縣
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
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
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懸絶其任長

人之責則一也夫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其爭也未嘗不起於細微於其萌芽而遏絶之於其旁近而禁止之則易爲力而不至於損傷且耳聞不若目見之眞意度不若心孚之切文移不如口諭之易此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役嘗以歲十月

賜之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士夫皆樂為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為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為浼也茲願明

勑有司慎重其選申明

祖宗榜示之意必欲一一見之施行屬民而讀法必如周之族師索鬼而祭祀必如周之黨正如閭胥之辯施舍如里宰之行秩敘如鄰長之趍耕耨稽女工如閭師之任農

耕事任圃樹事又有鄉長之相糾使有所警而不爲惡相勉使有所勸而必爲善夫如是將見禮教興行恩澤下究田里無愁嘆之聲風移俗易比屋可封矣則雖四方嘉靖之風萬國咸寧之化其基本在于此

丘臣此言今日

聖明必能首加之意擇守令則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此郡置守之始守卽周之鄉遂大夫州守縣令卽周之鄉

遂也董仲舒言于漢武帝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此以教化責守令非但使之治簿書督財賦理詞訟而已也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又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明帝詔司隸刺史歳考長吏殿最以聞嘗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

入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左雄言於順帝曰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比齊制郡爲九等唐宋制縣爲七等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唐太宗疏刺史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

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玄
宗自選諸州刺史命宰相百拜餞于維濱
自爲詩親書贈之宣宗時于延陵爲建州
刺史入辭則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
之勿謂其遠階前即萬里也宋神宗謂文
彥博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
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考司馬遷史
記所載楚復郢市之叔敖濟溱洧之子產
固矣而史起之興水利吳公之治平第一

豈能書載乎班固西漢書所載若勸農之黄覇息盜之龔遂興學較之文翁固矣而魏相之治邑有聲董仲舒之飾吏有文豈能盡書乎衛颯之立教任延之定禮秦彭王渙之刑罰輕減此范曄東漢書之所載也而潁川四長中年三異則遺之賈敦實之清淨李朝隱之剛烈元德秀李惠登之愛民興利此歐陽修新唐書之所誌也而河北三刺史廣南三太守則又缺之宋之

表表若周敦頤之任分寧程顥之任晉城張載之任雲巖韓琦之知相州富弼之任青州朱熹之令崇安陸九淵之任荊門雖不以良吏稱而實則過之守令之有裨于民若此今日州守縣令有進士有舉人有明經郡守進士什九舉人什二任子亦百一初不能擇人而任任又不能當人而舉當人而糾貪墨四出民多詛呪吏治乖謬撫按不能周知何所望于銓部銓部不能

周知何所控于
主上臣不勝惓惓犄望
聖天子先加之意如齊威一行烹封於毀譽之
外庶幾一懲百儆云擇監司始於黃帝四
監唐虞九官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周書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繇以容王其效邦君越
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時封建

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不可無人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

國初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叅政叅議各二員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

設都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文武
並用體制相維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
巡按其地臨邊則專任大臣以鎮壓有事
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官無曠職民無
寃而禍亂不作用此道也昔人謂天下
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
大綱總要則又專在于朝廷宋神宗謂道
官帥臣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誠能推
擇監司未用之先廣爲詢訪旣用之後責

以實效果有異能卽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如此則藩臬得人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矣司道繇郡積郡繇縣積縣繇鄉積是一鄉之里胥與縣令並論皆稱民之長皆不可不擇里胥不擇害民不小況一令害民曷堪繇一令而推之一守一守而推之監司所以安民全在察吏所以察吏全在守巳朝廷不信郡守藉有監司監司又不可信特命撫按儻撫按

妄寄耳目混行舉劾則所藉于科道之另糾者恐百無一二小民受害總是無告

今日聖天子若何念及小民擇及長民之人是所延跂而顒望者

語分民之牧是於監司中論分藩而爲民牧須知所以牧也舜典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分此牧首在念民食重農時遠則柔而寛撫之邇則能而擾

胥之是謂安民而惇有德信仁人拒包藏凶惡之人是謂知人知人尤安民之本知人以安民不特中國順治蠻夷亦率服必蠻夷率服邊鄙不聳然後兵不煩而財不殫中國之民實有所牧舜之所以咨十有二牧用此道以爲之牧實萬世牧民之要也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而十二并爲九州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則爲商制職方之

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則爲周制封建同
然郡縣亦無大異漢分天下爲十三部始
設部刺史後改爲州牧唐分天下爲十道
宋始分爲十五路繼爲十八路又析爲二
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設爲藩服以分統
天下郡縣吏民而縣有九等七等之分所
以辨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
輕重也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
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

天下之大端也

本朝內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內郡縣親領于六部故曰直隷惟應天順天在

天子輦轂下不以直隷稱其十三布政司曰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爲得中然散必有所以聯之之方分必有所以合之之處提綱挈領實惟藩臬二司使上之政教有所承傳以代之下

宣下之心志有所敷奏以代之上達所以
牧民苟於舜之所爲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敦德允元難任之大道有所弗周若如今
日之東北以遼餉而加派西南又分遼餉
而稱匱入閩之海寇稱撫以賄閩入閩之
山寇與贛寇渙而萃萃而渙求賊不得殺
客報功則於舜之所謂蠻夷率服者大不
相類所害於民正自不少一牧不牧衆牧
不牧大可憂也

聖天子為民悴思當於難任允元中兩加之意
曷難曷允此非剛斷萬萬難返者
語詢民之瘼是專為巡按巡撫而言欲其
首詢民瘼必察害民之吏也詩皇華之首
章曰每懷靡及下章卽曰周爰咨諏而咨
謀咨詢咨度又屢言之此以靡及之心行
諏謀度詢之事所以宣上德達下情者全
在使臣一行故遣必此命也周禮撣人掌
誦王志道國政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禮記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夫非宣上德達下情小大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乎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初因之武帝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不復用監又遣廷臣分巡天下存問無告振貸貧困伸理寃抑舉用人才黜陟官吏考察吏治觀覽風俗後帝因之官雖巡行未必周洛唐太宗所遣分巡如杜淹楮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所以有貞觀之治

德宗遣十一使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誣訟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討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冐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

鰥寡以稽風化視學較與廢以稽教導三
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
度產以差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
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
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獨法之撓人省
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遣使
巡撫之條目莫詳于此贊胡以說使者不
以聞諸朝俾逮于詔條頒之天下臨當遣
使按文考驗以爲刺舉之實乎宋蔡襄言

於仁宗曰人君托聰明於臣下明賞罰以馭之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暴不察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如無出之愈伏願于遣使之際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究悉利害庶有補于政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爲此紛擾也歐陽修言欲利澤及民遠於事功莫若即選強幹朝臣十許

入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因
仁宗重於特遣又言臣議本欲使者四出
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
責實以救民急如農夫治田久荒必先芟
闢然後以時耘耨爾今日歲遣御史巡按
又時遣大臣巡撫清吏治除民害恤民窮
是亦固邦本之一大助也近撫按先自處
于貪遂至監司郡縣尤而効之間有循良
不貪者無繇見知所舉前後多有不當劾

者未必不肖不肖者又未必劾吏治不振
民瘼罔詢未必省省皆然而貪鄙傳笑則
不可謂無其人也
聖明特念民瘼豈於撫按不嚴加察治乎
夫擇民之長分民之牧詢民之瘼之三者
莫非所以蕃民生制民產重民事寬民力
愍民窮卹民患除民害合之皆所以爲民
所以固邦本也
人令示天下曁[illegible]建官命而申飭之四